

遊園驚鴻

文 | 王智一

「畫寫物外形，要物形不改。詩傳畫外意，貴有畫中態。」

——北宋 晁補之 《和蘇翰林題李甲畫雁二首 其一》

當人在公園中漫步，進行走馬觀花的遊園會時，我們不難發現：將「看」作為一種觀察，毫無疑問它是一種行進中的視覺。人在不斷地移動，而「看」同時也沒有辦法靜止。因為不僅僅是我們的「看」在行動，我們所「看到的物」也在不停變化。這種對移動的迷戀甚至可以追溯到很久遠之前——無論是我們展開軸卷，還是跟隨著下樓梯女人的邁步，可以說，我們似乎一直都在園中晃動。

金景鴻的園中景致我們與早先其實已經窺得一斑。我願意從更早的行動開始談起：伊從 2006 年畢業到現在曆盡十三載，金氏的園林從無至有，越來越成其規模，肯定和他對造景的癡迷密不可分。從結構上來劃分，園林景觀的基本構成其實主要分為兩大類：一類是軟質的物，如樹植、水體、和風、光線；而另一類與之對應的是硬質的物，如牆體、憑欄、構築、地磚等。這兩者關乎自然與人造的一種比較，也暗合了藝術家對客觀與主觀的處理與判斷。

景鴻畢業後的第二年，他第一次在與密友的交談中認識到顏色中的「力」其實並不單一，于是他開始大量使用自己所喜歡的綠色，去表述原本他以為只有紅色才能呈現的

「力量」。次年，基于戲劇影視美術設計的教育背景的認知與「戲劇假定性」的核心概念，藝術家開始采用一些現成品制作畫面，並不再被繪畫的媒材所局限，作品中的物體替代了揮筆。此後，他又試驗了三年，並開始在家中一隅制作紙本，試圖將那些敘事部分轉換成爲一種布局，並逐漸構建起自己對於畫面掌控的自信。隨之便是他在畫面中用長線、短線、隨意的線所進行的編排與交織，試著讓他心目中假定的園景成真。

那麼，讓我們再重新步入這座藝術家的公園。我們在移動中所看到的那些繁雜的色彩，作爲藝術家毫無保留的景致而存在，正如藝術家在現實中從工作室二樓的窗邊往外望：一排排的屋頂、線杆、窗戶，空隙之間可能夾著那些樹，樹枝的空隙之間一層牽引著一層，一片片樹葉彼此遮蔽與交疊。

金氏想要呈現出一種現實的圖層，也是一種圖層的視覺。此種視覺性既體現于藝術家去掉美紋紙與筆，拿起刮刀與工具進行塗抹與擠壓的創作進程中。園子的景色中圖層夾雜，這種風景不再僅僅只是一張紙。那些驚鴻一瞥的殘景被逐幀留下來，與記憶中逐漸消散的灰色和現在的園景並置在一起，並延續進他所置景的下一程路書。